编者按：

这是一组关于长篇小说《瓦厂地》出版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

《纯正乡土味》是我省著名作家梁瑞郴于20年前为《瓦厂地》写的序，“纯正乡土味”也是对《瓦厂地》内容风格的精准概括。《后记》是作者廖天锡于该书终于出版后的自述。《历经磨难终见金》是梁瑞郴老师今年4月得知这其中缘由后的真实感慨。

其间，作者廖天锡又先后出版了《淘金人》《非常商道》和《江南铸都》三个长篇，但念念不忘的还是《瓦厂地》，“我觉得只有《瓦厂地》是从我骨子里长出来的”。因格外钟情，廖天锡又将它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剧本，2021年参加中国优秀剧本扶持中心和北京影视艺术学会组织的“剧本征集推优活动”，且有幸入围。

已年届七旬的廖天锡说，他深知从剧本到荧屏有一段遥远的路程，一个基层编剧能不能进入影视圈，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但还是坚持往前走。正如农民种田，明知不是每滴汗水都有收成，还是乐意不停地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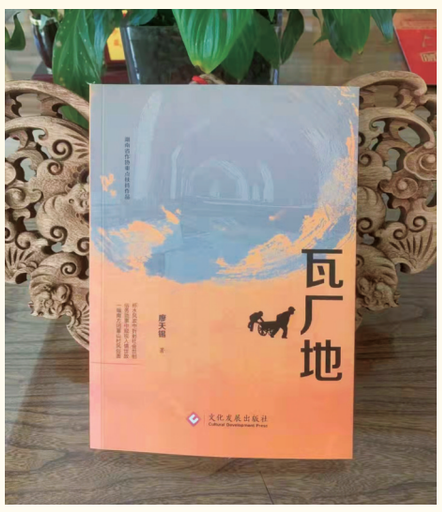
我们选择将这几篇文章组合在一起编发，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到基层作者的坚守与不易，也看到知名作家、编辑与基层作者的互动和情谊。或许这也是一段文坛佳话。

历经磨难终见金

梁瑞郴

《瓦厂地》是一部命运多舛的长篇小说，书出自一位最基层的作者之手。作品成稿后到现今，历经20年，劫波之后，终成正果。我在欢喜之余，翻检自己20年前给本书写的一些文字，满心悲欣交集捧读作者廖天锡的肺腑之言，感慨万千。我愿意把这些文字公之于众，以告知业内朋友，底层作者码字成书，何其艰难？《瓦厂地》的作者又何其坚韧？我坚信民谚：是金子总会发光！

这本书的价值何在？不能以我孤言定论！但他是真真切切从生活的泥土中滚出来的，那些切肤之痛，切肤之苦，切肤之喜，是可触摸，可品尝，可感观的。至于作者的艺术感觉，我以为至少在油腻机巧的艺术氛围中，吹来了一股不同的清风。



纯正乡土味（序）

梁瑞郴

《瓦厂地》是廖天锡的第一个长篇。

我与天锡是同乡，认识很晚。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双胞胎弟弟》出版后赠我一册。读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很深的印象根源于我们同为一块故土滋养。他的小说语言的那种亲和力，对于我，自然有很强烈的共鸣。

天锡年长于我，一生未踏出故土一步。在近20年民办教师生涯中，还干过很多其他营生，多为生计所迫。他身处困境，却拼命自学且钟情文学，为此常遭非议。好在天锡生性乐观豁达，不为人言左右，虽做着教师的工作，却始终不脱农夫的气质，拿粉笔、扛锄头、做手艺，样样在行。几十年混迹于乡野农夫之间，自然对乡村十分了解，尤其是故乡永兴的风土人情、俚语俗谚，更是烂熟于心。我以为《双胞胎弟弟》和《瓦厂地》当是厚积薄发之作。

最近几年，我故乡的父母官对文学人才有难得的重视，天锡竟然从教师的岗位抽出来，安排在县文联专门创作，令我惊喜且感动。一个偏远的县份，能有一位专事创作的“专业作家”，在全国也为数不多。这福音对我来说，有如听得天籁之音一般。天锡终于有充足的时间投入创作。

《瓦厂地》就是在政府的关怀下催生出来的。

这个长篇是植根于生活所结出的果实。故事所发生的葫芦垮，大抵就是天锡曾经生活过多年的山村。围绕着瓦厂地的争夺，几个家庭，数十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凸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活脱脱就是泥土中走出来的人物。作品并非大冲突、大矛盾、大转折、大起伏，但杯水风波中折射出社会世相，俗务琐事中窥视出人情世故；尤其是传统礼教对这个山村的束缚，时代给这个山村的开化，以及间或的觉醒和愚昧的生活方式等等，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啼笑皆非的故事，构成一幅20世纪80年代南方闭塞山村的真实图画。

语言即风格。天锡的这个长篇，对语言有自己的追求。当然，这种追求不是刻意的，而是长年积累和思考的挥洒；他在方言的运用上注意略加修饰而不失原貌，因此，书中人物的语言，便确确实实是湘南山村农民的语言；而不同状态的语言特点，又十分鲜明地展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什么人说什么话，看似容易做到的事，但真正运用起来，却是十分的不易。天锡不愧为乡土语言耕作的“老把式”，他的小说语言看似平常，实则清新老道。我相信能够读到这本书的读者，不难感受到这一点。

天锡第一次写长篇，就有如此起点，自然不易。说实话，我喜欢他的语言，但对他的作品的结构有些腹诽，总觉得他的长篇在展现主线的过程中横生枝蔓过多，因此给人留下生活积累富足，但对生活的艺术提炼略嫌不足的感觉。眼下，写乡土的作家不多；倒不是大家不愿写，而是坐在城里的高楼大院，如何能写出乡间的生活。天锡不以“土得掉渣”自惭，而是自信自恃，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至于作品，最好的裁判是读者。我过于喋喋不休，有搅乱读者诸君视线之嫌，故就此立马收笔。

如果以上算序，就权当是为我的乡谊吆喝几声吧。

2002年仲春于长沙

后记

廖天锡

因脑笨笔拙，长篇小说《瓦厂地》创作和出版花了25年。

1996年夏，我把中篇小说《瓦厂地》寄给《郴州文学》，不意引起市文联陈第雄和肖伯崇两位文学前辈专程来永兴与我商讨修改意见。

1998年秋，我持6万余字的《瓦厂地》参加郴州市重点作家中、长篇小说改稿会。省会编辑黄斌老师指出：作品有生活的质感，情节生动，细节独特，草根味很足但铺展挖掘不够，结尾过于匆忙，这其实是一个长篇的构架。

我遵嘱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调动生活积累又改了两年。

2001年冬，我将长篇小说《瓦厂地》郑重托付在省文学界任要职的乡谊梁瑞郴先生指正。梁先生挤时间认真审阅后，为之作序并推荐给国内一家很有名气的出版社。谁知半年后，那家出版社来信告知《瓦厂地》一稿丢失，表示歉意并愿承担相应责任。当时，我很痛心也难免有点恼火，但不想搞得三方面尤其是诚心帮我的梁先生不愉快，也就没说什么。

那时，我没电脑也不懂存盘备份，寄给出版社唯一的打印稿丢了，这才想起买台电脑，在创作长篇小说《淘金人》的同时重新收拾整理《瓦厂地》。在整理中，我力避梁先生指出的缺点，不急不慌慢慢打磨，感觉比原稿好些。

2004年，《瓦厂地》参加“全国qq作家杯征文”，经一轮又一轮筛选进入终评。作家出版社通知我“将全文打印成册，附授权书快递给出版社；同时发电子稿至指定邮箱。拟出版。”但最后未出版。

2009年，我将再次修改的《瓦厂地》发给作家出版社。副主编潘宪立阅后回复我说拟纳入出版计划并交安然审稿。安然老师是我长篇小说《淘金人》的责任编辑，她认为从文学的角度看《瓦厂地》比《淘金人》好许多，接地气，语言朴实生动，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形象鲜明，那个特殊年代中国南方农村面貌的缩影，极具代表性。但她最后婉言拒绝以版税的形式出版，理由是现在农村题材的作品难以走市场，出版社不敢担风险。潘副主编说送一个书号要我自办发行。但我认为这样出版没多大意思，谢绝了。

2012年6月，省会一位文学朋友将《瓦厂地》推荐给湖南人民出版社。黎红霞老师对《瓦厂地》提出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社里安排三审三校做成了样书，后因给一位朋友写的报告文学与出版社发生误会出版搁浅，但他们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至今。

2013年底投给某杂志社。主编打电话给我，说看了第一章感觉不错，已安排编辑细阅。两个月后，主编来电未过终审。

出版和发表虽累经挫折，但我心里反觉踏实。

近年来，感谢陈善君老师反复审阅《瓦厂地》，多次与我交换修改意见。我虽然已出版三部长篇，其中《非常商道》系常规出版上架上网发行，在社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磨出来的《瓦厂地》。

总之，书出来了就好。敬请读者诸君在审读拙著时，如发现其中的情节尤其是细节与其他作品雷同，不论以何种方式公示于众或告之于我，我都表示万分感谢。

2018年春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田园里的追梦人

张强勇

气候随着节序，顺应农事而来。雨生百谷，乡村四月，草木葱茏，春色满园；沃野田畴，山溪水响，人畜一下子就闹腾起来。球溪河从雪峰余脉的沟壑间潺湲而出、逶迤而来，昼夜不息地流淌着，从冷水江三尖、禾青一路奔腾入资水。我顺着蜿蜒崎岖的河岸行走，沿途是青山绿嶂，屋舍、田园、溪流被悉数包裹其中，四周安然恬静，阒寂无声。间或有一两声不肯归巢的鸟鸣，啼亮山乡的春日。

在三尖的粘禾、裕元，玉友林农业合作社社长王汉林正带领社员平整土地、翻耕水田、施肥育秧，准备早稻插秧播种。田野处处涌动着春耕热潮，农田基地，人头攒动，社员们正抢抓农时，不负春光。有的操作着机械设备在犁耕水田，有的在整修沟渠，有的在喷洒复合肥，有的在为秧苗揭开薄膜，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耕作着，一派生机盎然，好一幅“春耕图”。一大片翻耕过的空旷田地远远地延伸到山脚下，我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河岸一垄垄一坡坡一坳坳的农田正笼着一田春水，清澈的似明镜，浑浊的如黄钟，亦如黄的、绿的绸缎铺在大地。

一山新雨沐春耕。社员们正在整修田坎，翻耕农田，漫水浸灌。田垄中央是现代化的育秧大棚，绿油油的秧苗已经连成一大片，像极了一个个小草原。暖阳照射，秧苗上的水珠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4个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薄膜钢架的育秧大棚，秧苗青翠欲滴，远远望去就好似一块大大的绿毡子。王汉林手扶插秧机正驶过田垄，他的身后是一排排笔直的秧苗如一列列新兵，在田野里站立着，微风轻抚着秧苗。不到半个小时，一块一亩的水田就插满了秧苗。他走出驾驶室，和我聊了起来。

这是一个出了名的“边远穷寒”山村，人平耕地不足一亩，贫困人口占了三成，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三千元。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村民们常常愁眉苦脸，只要能走的都不会留下来。2013年，在外打拼多年的王汉林回到了家乡，脱下皮鞋，穿上套鞋，当起了农民。当年轻人被外面精彩的世界迷乱了眼睛的时候，王汉林却刻骨地想念着家乡的青山绿水，想念着在草木间自由奔跑的日子。“外头再繁华，再美好，毕竟不是属于自己。”他说，家乡的自然资源并不匮乏，有青山，有绿水，有干净的空气，还有浓郁的乡情。就像一株土生土长的松树，只有在家乡，才能找到自在生长的感觉。日复一日地奔忙于田地、山寨、原野，就像绕着龙居崖前的山溪，周而复始，潺潺流淌。

“新一代的农民要有新技术，用心做服务，带着农民一起轻松种田，就能合作共赢。”王汉林又在村里、镇上、市区办起了扶贫超市、雷锋超市，采取合作社+农户+基地，实行优良品种、机械服务、收购和销售统一，为种粮农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带领农户抱团闯市场，为农民带来了“种田乐”的新感受。

一人致富不算富，大伙儿脱贫才是富。以前的裕元村是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69户。王汉林立足农村，反哺家乡，带富家乡，成为农村致富的“领头王”。每年会给村民和贫困户免费送鸡鸭牛羊的幼崽，送出的小家禽达10多万元，免费给小农户提供插秧机、耕田机、收割机服务，为他们送技术送资金。“以合作社为依托，带领乡亲们奔小康，不能让一个贫困户掉队！”王汉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不仅要脱贫，还要让每一个贫困户都富起来！”

老家有山有水，风景怡人，山上的龙居崖瀑布，是户外爱好者的打卡地。王汉林独辟蹊径，拓展扶贫空间，开展旅游扶贫，成立龙居崖旅游开发公司。自己设计施工，还当“歌手”，为旅游扶贫宣传打卡。现在的龙居崖旅游扶贫项目初具规模，水上乐园、农家体验、龙居崖栈道等景点已经营业。

租用村民废弃的房屋建成环保竹木结构的民俗楼，形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我家的房子连瓦都没了，现在被装修一新，每年还能拿到两三千块钱的租金，又能在这里打工，每月有2000多元的工资。”脱贫户刘洪伟高兴地说道。王汉林又租用荒废的田土，种稻谷、菜籽、中药材、荷花和稻田养鱼。如今的龙居崖旅游基地有山地4000余亩，水田2000余亩，集观光、旅游、养殖、餐饮、住宿为一体。安排了500余人就业，帮扶贫困户100余户，3万多老百姓直接或间接受益，带动着周边经济发展。

“我是贫困户，一没房子二没钱，搭帮共产党，既建房子又赚钱，日子过甜了，又能奔小康……”在三尖镇龙居崖旅游扶贫基地，王汉林戴着草帽、敲着鼓，唱着自己编写的《贫困户之歌》，为客人表演，一口地道的方言，引得大家拍手称好，都亲切地称他是真正的“水寨歌手”。

农业扶贫和旅游扶贫，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活水”、是智慧之水、是科技之水。王汉林带动乡村振兴的一桩桩、一件件扶贫、创业、就业的大好事，村民们都历历在目，心怀感激。脱贫了的村民，凭着勤劳过上好生活的村民，想得最多的，仍然是“做”。做下去，就会有丰衣足食，就会有幸福生活。在举办的农民丰收节上，大伙儿都分享了王汉林和乡亲们的丰收故事。

现在的球溪河岸，没有一片荒芜的土地，没有一个废弃的山包。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生态旅游，乡村田园的未来五彩纷呈。弯弯曲曲的草砂油路，清水涌流的水渠；灿烂的油菜花，碧绿的稻田，成熟的黄桃，诗意的村居，多好，多美呀！说起未来，村民们越说越激动。他们手舞足蹈，波澜壮阔的稻田就是他们舞蹈的大背景。稻浪滚滚、鱼肥水美的生态家园是美的，柳叶遮天、桂花满地的生态家园是美的。

青山栖万物，绿水绕农家。王汉林和他的农业合作社一起守着青山，守着乡村振兴的事业……我喜欢他们的样子，我喜欢在绿色田园里的追梦人。

母亲

徐炯权

母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今年应该是102岁，可惜她已经作古20多年了。母亲8岁当童养媳，没进学堂念过一句书，成年后嫁给一个老实巴结的农民，生了一儿一女。20世纪5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饭量大的老公得了水肿病，她只能带着两个儿女外出讨米，之后改嫁当继母，一年后生下了我这个满崽。

我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用她单瘦的身躯支撑起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那时还是搞大集体，每天清早生产队队长哨子一吹响，母亲就担着撮箕锄头去出工，收工回来还要做饭做家务，照顾我年事已高的奶奶。我奶奶去世后，同父异母的哥哥结婚后分家另过，10多岁的我和母亲相依为命过日子。那时，农村刚刚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按人头分下来的田土需要耕种，母亲急得直哭，哭过之后也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子继续干活，供我读书。

我们家地处山区，田少土多，每年每人几十斤国家返销粮不够吃，每餐揭开炉锅只见一锅煮熟的红薯或干红薯丝，掺杂其中的几粒白米饭屈指可数。念高中时学校搭餐要背大米去，我背的却是一袋生红薯或干红薯丝。

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和小学代课老师，几年后到省城当了工人。离别家乡那天，我背着被褥行囊一步一回头，暖暖的晨阳照在土墙屋檐上，几只麻雀在落叶的桃树上跳跃着。母亲送了一里多路，直到我催她回家才一边用左手遮挡着有些耀眼的阳光，一边挥着右臂目送我远去的身影。为了不让她过于牵挂，我故意迈开大步头朝前走。到了转弯路段，我忍不住停下脚步，下意识地扭头远望，只见母亲还在远远地朝我张望着。霎时间，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脚步再也无法迈开……

我在省城谋生30多年，从一名普通工人到杂志社编辑，始终把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看得十分神圣，把它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为了这一追求，我牺牲了许多为母亲尽孝的时间。母亲一人孤单寂寞在乡村生活，我没有守候在她身边给她养老送终，成了一辈子的愧疚。

省城长沙距离我老家100多公里，我只能利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回去帮母亲做点重体力活，如上山挖土挑粪，下田插秧扮禾等，而平时砍柴、种菜、给农作物松土、翻红薯藤等都是她自己去做。过去工资很低，我每月给家里的钱很少，母亲总是省吃俭用，衣服烂了补了又补。每年母亲生日那天亲戚都来给她贺寿，我必须头一天请假回去准备几桌饭菜。有一次我回去看见锅里煮的全是红薯，忍不住问母亲：“怎么不放点米？”“米留着待客的。”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

母亲过完70岁生日后不慎在家摔了一跤。开始两年，她还只是右脚行走不便，到后来中风在床不能动弹，需要人喂饭、接屎接尿，多亏我堂娭毑、堂叔堂婶帮忙照料。我每周回去给母亲洗脚洗澡时，她痛得直喊“哎哟！哎哟！”原来，她的右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长时间坐在床上弯曲变形，再也不能伸直了。

母亲最牵挂的是我能够讨一个堂客。虽然那时我算得上是村里公认的优秀青年，但家里就一间破旧的土房子，哪个妹子都没法接受。母亲病重期间，我领着漂亮又知书达理的城里对象回去见她，她紧紧地拉着准儿媳的手说：“姑娘，真是委屈了你啊。”说完，她伸手从枕头下摸出两张皱皱巴巴的人民币塞给儿媳，权当见面礼。

病痛的折磨，加上长期的孤独寂寞，母亲终于在73岁那年的冬天归天了，3个亲生崽女没有一个为她送终。我带着堂客从长沙赶回家给她入殓时，发现她的右腿依然是弯着的。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习惯，吹吹打打做道场、念经超度了3天之后，母亲一早出殡，鼓乐齐鸣、铳炮喧天，亲友和左邻右舍组成一列长长的送葬队伍，“八大金刚”抬着她的灵柩朝1000多米的高山上缓缓地移动。从此，我母亲就在这个名叫枫树坦的半山腰里与我父亲一起长眠守望。